

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

〔德〕尼采著



商务印书馆

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

[德] 尼采 著

孙周兴 译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1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/(德)尼采著;孙周兴译.
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
ISBN 978-7-100-08316-4

I. ①瓦… II. ①尼…②孙… III. ①瓦格纳,
W. R. (1813~1883)—歌剧—音乐—艺术评论
IV. ①J6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0082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

〔德〕尼采 著

孙周兴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08316-4

2011年8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4%

定价: 14.00 元

Friedrich Nietzsche
DER FALL WAGNER
NIETZSCHE CONTRA WAGNER
Sämtliche Werke,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
KSA6: Der Fall Wagner u. a.

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
2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88
© Walter de Gruyter GmbH & Co KG, Berlin • New York

本书包含尼采写作生涯最后一年(1888年)里完成的两部独立著作《瓦格纳事件》和《尼采反瓦格纳》，根据瓦尔特·德·格鲁伊特出版社出版的科利/蒙提那里考订研究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6卷译出，并根据第14卷补译了相应的编者注释。

中文版凡例

一、本书包含尼采写作生涯最后一年(1888年)里完成的两部独立著作《瓦格纳事件》和《尼采反瓦格纳》，根据科利/蒙提那里编辑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(Sämtliche Werke,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, 简称“科利版”)第6卷(KSA 6: Der Fall Wagner u. a.)译出。

二、中文版力求严格对应于原著。凡文中出现的各式符号亦尽量予以原样保留。唯在标点符号上,如引号的使用,在中文版中稍有一些变动,以合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。原版斜体字在中文版中以重点号标示。

三、文中注释分为“编注”和“译注”两种。“编注”是译者根据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14卷第381—528页(对科利版第6卷的注解)译出的,补入正文相应文字中,以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研究。

四、科利版原版页码在中文版相应位置中被标为边码。“编注”中出现的对本书内容的文献指引,中文版以原版译码标识。由于中文版把原版单独成卷(第14卷)的“编注”改为当页脚注,故已没有太大的必要标出原版为方便注释而作的行号。相应地,“编注”中出现的行号说明也予以放弃,而改为如下形

2 中文版凡例

式：×××××……]，表明该“编注”涵盖的范围从×××××到该“编注”号码所标记之处。

针对短句、短语或词语的“编注”，在中文版中标示为：短句、短语或词语]。

五、中译者主张最大汉化的翻译原则，在译文中尽量不采用原版编注中使用的缩写和简写形式，而是把它们还原为相应的中文全称。原版编注中对尼采本人著作的文献指引（包括不同版本的文集、单行本）均以缩写形式标示，如以“JGB”表示《善恶的彼岸》，在中文版中一概还原为著作名；原版编注中对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诸卷的文献指引，中文版均以中文简写形式“科利版加卷号”的方式标示；唯原版编注中对尼采不同时期手稿和笔记的文献指引，因内容解说过于繁琐，中文版也只好采用原版的简写法，并在书后附上“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”。

目 录

中文版凡例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	---

瓦格纳事件

序言·····	3
1888年5月都灵通信·····	6
附言一·····	48
附言二·····	56
后记·····	61

尼采反瓦格纳

序言·····	69
我所敬佩之处·····	71
我持异议之处·····	73
间奏曲·····	77
作为危险的瓦格纳·····	79
一种没有未来的音乐·····	83

2 目录

我们是对跖者	85
瓦格纳归属何方	90
瓦格纳作为贞洁的使徒	93
我是怎样摆脱瓦格纳的	98
心理学家发言	101
后记	106
最富有者的贫困	112
科利版编者说明	119
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	131
译后记	133

瓦格纳事件

一个音乐家的问题

序 言

我要来稍稍放松一下。如果说我在眼下这本著作中贬抑瓦格纳而赞扬比才，^①那不只是出于纯粹的恶意。在众多玩笑当中，我要端出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。对我来说，背弃瓦格纳乃是一种命运；此后又喜欢上无论什么，于我乃是一种胜利。也许没有人{比我}^②更加危险地与瓦格纳精神连生在一起，没有人{比我}更加强硬地抵御过瓦格纳精神，没有人{比我}更多地为了能够摆脱瓦格纳精神而欢欣。那是一个漫长的故事！^③——想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故事么？——倘若我是一个道德论者，谁

① 比才(Georges Bizet, 1838—1875):法国音乐家,歌剧《卡门》的作者。卡门在尼采这里显然只是一个道具。在1888年12月27日致卡尔·福克斯的信中,尼采明言:“您不可严肃看待我关于比才的说法;千真万确,比才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但作为一个针对瓦格纳的讽刺性对照,这效果是非常强烈的……”参看科利版《尼采书信全集》第8卷,柏林/纽约2003年,第554页。——译注

② {}表示译者所做的补充。——译注

③ 对我来说,背弃瓦格纳……]相关的提示语:向瓦格纳告别——与瓦格纳精神连生在一起/晦暗不清的、含混多义的、预兆不祥的,见笔记本W II 7,第70页;在科利版第13卷,16[74]中,有提纲式的关于风格的类似提示。——编注

4 瓦格纳事件——一个音乐家的问题

知道我会怎样说出这个词呵！也许就是自我克服（*Selbstüberwindung*）罢。——不过，哲学家是不爱道德论者的……哲学家也不爱华丽辞章……

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？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，成为“无时代的”。那么，哲学家必须靠什么来经受他那最艰难的争执呢？要靠那种东西，它恰恰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产儿。那好！与瓦格纳完全一样，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，就是说，我也是一个颓废者（*décadent*）：①只不过，我理解了这一点，只不过，我抗拒了这一点。是我身上的哲学家因素抗拒了这一点。

实际上，我最深层的关注就是颓废（*décadence*）问题，——对此我是有理由的。“善与恶”只是这个问题的变种而已。如果人们对于没落的征兆有了正确的识别力，也就能理解道德，——人们就能理解在道德最神圣的名称和价值公式中隐藏的东西：衰退的生命、求终结的意志、大疲惫。道德否定生命……为了完成这样一种使命，我必须有一种自律：——反对我身上的一切病态，包括瓦格纳，包括叔本华，包括整个现代“人性”。——对于全部时代性的、合时宜的东西，保持一种深刻的疏异、冷漠、清醒；而且作为最高的愿望，拥有查拉图斯特拉之眼，这眼从极远处俯视人类整个事实，——往底下观看……这样一个目标——又有何种牺牲不能与之相称呢？何种“自我克服”！何种“自我

① 与瓦格纳完全一样，我……]参看《瞧，这个人》，“我为什么如此聪明”第2节开头。——编注

否定”！

我最伟大的体验乃是一种痊愈。瓦格纳纯然是我的疾病一种。

对于这种疾病，我自不会忘恩负义的。如果说我在这本著作中坚持一个命题，断定瓦格纳是有害的，那么，我更愿意坚持的一点就是：尽管如此，对于谁来说瓦格纳是不可或缺的——对于哲学家。没有瓦格纳，通常人们兴许还能凑合和将就：哲学家却是不能随便少了瓦格纳的。哲学家必须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坏良心，^①——为此他必须拥有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最佳知识。但为了破解现代灵魂的迷宫，哲学家在哪里能找到一个比瓦格纳更知情的向导，一个比瓦格纳更雄辩的灵魂专家呢？通过瓦格纳，现代性说出它最隐秘的语言：它既不隐瞒自己的善，也不隐瞒自己的恶，它忘掉了所有的自惭形秽。而且反过来讲：如若人们弄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，人们也就差不多对现代的价值作了一次清算。——如若今天有一位音乐家说“我恨瓦格纳，但我再也受不了其他音乐了”，那是我完全能理解的。而倘若一位哲学家申明：“瓦格纳总结了现代性。没办法，人们必须首先成为瓦格纳信徒……”，那也是我可以理解的。

^① 哲学家必须成为他那个……]参看《善恶的彼岸》，第 212 节。——编注

瓦格纳事件

1888年5月都灵通信

ridendo dicere severum... [笑着说正经]①

—

昨天——您相信吗？——我第二十遍听了比才的杰作。我又以一种温柔的虔诚之心坚持下来了，我又没有逃之夭夭。我的不耐烦竟被战胜了，这事可让我吃惊不小。这样一部作品是怎样使人完满啊！这当儿，人们自己也会变成“杰作”。——每当我听《卡门》时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哲学家了，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了，比通常情况下的感觉更好：变得那么忍耐，那么幸福，那么有印度味，那么喜欢呆坐……端坐五个小时：{这是}神圣的第一阶段！——是不是允许我说，比才的管弦乐差不多是我还受得了的唯一的管弦乐呢？现在风行的那另一种管弦

① 笑着说正经]参看贺拉斯：《讽刺诗集》I, 1, 24：“Quamquam ridentem dicere verum quid vetat?” [有什么妨碍我们笑着说真理呢？]——编注

乐，瓦格纳的管弦乐，残忍(brutal)、做作(künstlich)而同时又“无辜”(unschuldig)，因此突然向现代灵魂的三种官能倾诉，——这种瓦格纳管弦乐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害啊！我把它叫做西罗科风。^①我于是冒出一身臭汗。我的好天气过去了。^②

这种音乐^③在我看来是完美的。它轻盈、柔顺、谦恭地传来。它是可爱的，是不让人出汗的。“好东西是轻盈的，一切神性的东西都迈着温柔的脚步”：{此乃}我的美学第一定律。这种音乐是顽皮的、精美的、宿命的：同时它依然是大众的——它有着一个种族的精美，而不是某个个人的精美。它是丰富的。它是准确的。它进行建造、组织、完成：它因此与音乐中的复多赘余，与“无尽的旋律”^④构成对立。人们可听到过舞台上更痛苦

① 西罗科风(Scirocco)：德语作 Schirokko，欧洲南部的一种热风。——译注

② 昨天——您相信吗？……]我来描述一下我经常连续体验到的、我能够加以比较的印象：比才的杰作《卡门》给我的印象，以及瓦格纳的一个歌剧给我的印象。在听前者时，我以一种温柔的虔诚之心坚持下来了，而在听后者时，我逃之夭夭了……见笔记本 W II 6，第 38 页；参看科利版第 13 卷，15[111]；附言一的异文，本书第 44 页第 4 行。尼采于 1881 年 11 月 27 日在日内瓦首次听了比才的《卡门》(参看同年 11 月 28 日致彼得·加斯特的信)，此后他多次出席了这个歌剧的演出，最后一次是 1888 年春在都灵，其时他正在写《瓦格纳事件》，如可参看他致加斯特的信，其中谈及在卡里奇那诺(Carignano)剧院的演出(1888 年 4 月 20 日)：“伟大的成就，整个都灵都为卡门疯了！”(Successo piramidale, tutto Torino carmenizzato!)[原文为意大利文。——译注]。——编注

③ 指比才的音乐。——译注

④ “无尽的旋律”]瓦格纳的表达。——编注

8 瓦格纳事件——一个音乐家的问题

的悲剧性音调吗？还有，这音调是怎样获得的啊！没有鬼脸！没有作假！没有伟大风格的谎言！——最后：这种音乐把听众看作聪明人，甚至把他们看作音乐家，——凭这一点，它也是瓦格纳的反面，无论怎样，瓦格纳都是世界上最无礼的天才（瓦格纳对待我们，就仿佛——①，他喋喋不休地说一件事，直到人们绝望，——直到人们相信之）。

再说一遍：当这个比才对我倾诉时，我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也变成一个更好的音乐家，一个更好的听众。人们竟还能更好地倾听么？——我还把耳朵埋在这种音乐下面，我听到它的原因。我觉得我体验着它的形成——因为伴随着某个冒险行为的种种危险，我颤栗不已，我欣喜于与比才毫无干系的机遇。——而且真是离奇啊！我根本没有想念这一点，或者说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这一点。因为当时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……有人发觉了音乐把精神解放出来，为思想添上翅膀吗？人愈是成为音乐家，就愈是变成哲学家吗？——抽象的灰色天空有如彻底为闪电所掠过；光线之强足以使事物纤毫毕露；大问题近在咫尺；有如从一座高山俯瞰，世界被尽收眼帘。——我刚刚是界定了哲学的激情。——而且不经意间，我有了答案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{那是}一阵由冰块和智慧组成的小冰雹，含着已解决的问题的小冰雹……我在哪儿呢？——比才使我卓有成果。一切善使我卓有成果。而我没有任何别的感恩，我也没有任何别的证据来说明什么是善的。

① 原文如此，似有省略。——译注

二

甚至这部作品也有拯救之力；并非只有瓦格纳才是“拯救者”。^① 借助于这部作品，人们得以告别潮湿的北方，告别瓦格纳式理想的全部水汽。甚至情节就能把人从中解救出来了。从梅里美^②那里，情节依然获得了激情(Passion)中的逻辑、最简短的线条、严酷的必然性；首要地，它具有热带的特征，诸如空气的干燥，空气中的清澈(*limpidezza*)，从所有方面看，气候在这里都变掉了。这里表现出另一种感性、另一种敏感、另一种喜悦。这种音乐是喜悦的；但并不是法国式的或者德国式的喜悦。它的喜悦是非洲式的；它为厄运所笼罩，它的幸福是短暂的、突发的、毫不宽恕的。我羡慕比才有勇气面对这种敏感，在有教养的欧洲音乐中，这种敏感还一直得不到任何表达呢，——这种更具南方特性的、更褐色的、更焦灼的敏感……其幸福的金色午后使我们多么愉快！我们在聆听时远眺：我们可见过更平滑的大海么？——还有，摩尔人的舞曲多么平静地向我们诉说！在其

① 瓦格纳才是“拯救者”]参看尼采1888年8月11日致彼得·加斯特特的信：我那恶意的玩笑话“作为拯救者的瓦格纳”，其“主导动机”自然指向在慕尼黑瓦格纳协会的花冠上的献词“拯救拯救者”……参看本文附言一以及相关注释，本卷第41—42页。——编注

② 梅里美(Prosper Mérimée, 1803—1870)：法国作家。著有《克拉拉·加索尔戏剧集》、长篇小说《查理第九时代轶事》以及中篇小说《卡门》等。——译注